

选择决定成长 阅读改变人生

原创经典作品

其作品题材丰富，写作手法矫折多变。里面有令人潸然流泪的历史纪实，有令人荡气回肠的铁马金戈，有莺莺燕燕的翠袖红鸾，也有曲折离奇的怪案奇案……



JIDAODEYISHOU

缉盗的异兽

青少年爱读的中国民间故事读本

李洪文◎著



蓝天出版社
www.ltcbs.com

李洪文，男，1970年出生于辽宁葫芦岛，葫芦岛市作协会员。笔名锦城，萧寒，北雪，冰天。从2006年写故事至今，已经发表故事500多篇，约300多万字，作品散见于全国的故事刊物。

序言

为了使这本民间故事集更为精彩好读，笔者不惜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在自己创作的众多的民间故事中，精挑细选，择取精华。最后遴选出了27个民间故事，这27个堪称精华的故事，定能让读者暂时从纷扰的现实生活中逃离，进入到故事曲折离奇的情景当中——也许你就是那个洛阳观赏牡丹的世家公子，也许你就是那个在铜陵渡口卧马挥枪的武林侠客，也许你就是断奸佞的清官，也许你就是吟唱着《清尘曲》的妙龄女子……

这28个故事，恰似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至力满足于众多读者的不同口味。这本民间故事集中，不仅兼顾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阅读群体，更是照顾了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阅读习惯。相信只要您打开了这本书，您就能在此书中，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并伴随着故事中的人物，一起悲伤，一起欢乐，真正体会到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学之旅。

有人说故事是茶余的消遣、酒后的谈资，也有人说故事是一门向上、向善的艺术。确实如此，只要您常读故事，一篇篇好读好看的故事便可以陶冶您的情操，提升您的精神境界。其实不管故事是什么，只要它能给您带来一丝心灵的愉悦，带来一掬夏日的清凉，一抹冬天的温暖，作为一个故事写手，吾愿足以！

当你读完这本故事集，只要它能令您眼前一湿，心底一暖，精神一振，那么它就有了存世的价值和意义。

目录

第一辑：醒世的疾风

山寨相师
扫雪兽
相琴抓贼
藏在假山里的碧目蟾蜍
三吃鲨鳃烩
可怕的丧门牌
墨字入木的奥秘

第二辑：荡魂的闪电

神奇琴鱼茶
巧断翠叶葡萄罐
绝命牵星引
拼箭破敌
木匠王
乱棒兔子肉

第三辑：发聩的惊雷

最凄美的骊歌
绝 荆
鲨鱼斗金枪
江中除柳
火鳞蛟
缉盗的异兽
乱世猴戏

第四辑：洗心的骤雨

绝命海龙皮
龟手县令
梵天寺木塔除虫记
吃肉那点事
财神帮血案
捕 风
犴鼻计

第一辑：醒世的疾风

山寨相师

张铁砚正抱着一本《麻衣神相》在灯下苦读，就听悦来客栈店门的方向传来“噗通噗通”有人跳墙的声音。看样子是来贼了。

清流县外30里就是乱石山，乱石山上就盘踞着一伙恶匪，这群恶匪依仗着山下有一片难辨路径的乱石为屏障，根本就不把官府放在眼里。难道是乱石山的恶匪下山了吗？张铁砚想到这里，心中害怕，他急忙放下书本，还没等吹熄烛火，就见两条黑影从窗外跳将进来，黑影对他一扬手，一条散发着腥臭味道的帆布袋子迎头落下……张铁砚连同住店的10几个商贩一起，就这样被恶匪们绑架到了乱石山。

张铁砚只是个囊空如洗的穷相师，乱石山的恶匪们绑架他，不是喝高了，就是抽疯了！恶匪们解开口袋绳，张铁砚从黑闷的帆布袋子中“咕咚”一声被倒了出来。他揉着脑袋“哼唧唧”地从地上站起，就听分赃厅里响起了一阵猫头鹰哀鸣般的怪笑。

竟是乱石山的恶匪头子牛托天走了过来。牛托天人生得五大三粗，一脸刀疤，最惨人的就是他的双目，黄睛如蛇，闪烁着邪恶的凶光。张铁砚心惊肉跳地看着牛托天，说道：“这位大王，我只是一个穷相师，您是不是绑错人了？”

牛托天将头上青色风帽一摘，他满嘴喷着酒气地叫道：“张先生，难道你忘记我这个草头王了吗？”

张铁砚望着灯光下狰狞如鬼的牛托天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三天前，这个牛托天身着便装，曾到镇子里找他看过相。张铁砚是个算命的杂家，他不仅精通相术，对于打卦、测字也都很有研究。牛托天站到张铁砚的相摊前，他看着那面“铁口神相”的青布幡，一脸的不屑，牛托天抬手就丢给了张铁砚一锭银子，可是他却死活不肯把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。不除冠带，张铁砚自然没法看相，他就把桌子上的纸笔往前一推，小心地说道：“麻烦您自己写个字吧！”

牛托天“呸”地往手心吐了一口吐沫，然后抓笔写了一个鬼画符似的“早”字。张铁砚端详着牛托天头上戴的破草帽，说道：“阁下头顶的草帽算一个草字头，早字加上草字头，说明您是一个草头王啊！”

牛托天刚要细问，远远地就见两个公差走了过来，他用凶巴巴的声音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然后牛托天将头一低“吱溜”一声，钻进了人群，避走了。

牛托天回到山寨，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张铁砚不简单，乱石寨中真有了他这样的高才，何惧官府攻山灭寨的威胁呢？他就派手下的喽啰夤夜洗劫了悦来客栈，将张铁砚和一伙商人全都绑上了山来。

张铁砚听牛托天竟想邀他入伙，他两手乱摇，一张脸上都是惊慌之色：“张某只会看相算命，可不会提刀杀人，牛寨主，您饶了我吧！”

牛托天气呼呼地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谁叫你提刀杀人？本寨主是想叫你给我当个马前军师！”

牛托天领人聚首乱石山，虽然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甚是快活，可是他的愁事也不少。就拿昨天晚上新抓的十几个肉票来说，他们竟异口同声，都说自己是穷商小贩。对于榨不出油水的肉票，牛托天倒也不赶尽杀绝，扣下银两货物，然后将其两眼一蒙，送下山去，就算了事。

牛托天奸猾狡诈，这十几个肉票都说自己没钱，很显然有悖常理，牛托天既然把张铁砚绑到山上，还是先叫他给这些人相相面。看看谁是扮成穷商贩的富商，对于多金的肉票，他一定要狮子大张口，狠狠地敲他一笔才算过瘾。

张铁砚面对牛托天手中的钢刀，吓得牙齿捉对儿地厮杀，他颤抖着两腿，走到那十几个肉票面前。这十几个人穿戴都很普通，一个个叹息连声，愁容满脸。现在世道不太平，有很多富商出门都喜欢乔装打扮。张铁砚看了半天，也是没有收获，他想了想说道：“你们还是一人给我写个字吧！”

站在这群肉票最前面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他青衣小帽，脸颊消瘦，名字叫苦六。他是一个贩卖中药药籽的小商贩。苦六眨巴了几下眼睛，狐疑地问道：“写个字？写什么都成吗？”

张铁砚看了一眼不停催促他的牛托天，说道：“是！”

苦六抓起了笔杆，然后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“口”字，他身后的十几个肉票一见苦六带头，纷纷依葫芦画瓢，一人在纸上写了一个口字。

张铁砚看着白纸上的十几个口字，他望着牛托天，用肯定的语气说道：“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富商，都是穷兮兮的小贩！”

牛托天哪肯相信，他牛眼一瞪，吼道：“张铁砚，你没有看错？”

张铁砚用手一指白纸，解释道：“您看这些字，写得松松垮垮，毫无精神，明明就是吃不饱饭的样子！……”养家糊口的口和美食入口的口当然不是一回事啊！

张铁砚讲完，他凑到牛托天的身边低声耳语几句，然后说道：“大王，我看这些人身上基本没有什么油水，您还是放了他们吧！”

牛托天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好，把他们带下去，给一口饭吃，然后蒙上眼睛，全都赶走吧！”

山寨的喽罗应了一声，十几个肉票被推搡着来到了偏厅。偏厅的白木桌子上摆着白米饭，盆边的木盘子里还放着一只百香鸭子。

十几个肉票被抓上山，肚子里早就饿得“咕咕”叫了，看着香气诱人的美味鸭子，他们都一个个地抄起了筷子，对着鸭肉就伸筷夹了下去。

众人还没等把夹起的鸭肉往嘴里填，就听“咣”的一声响，偏厅的房门被牛托天一脚踢开了，呵呵大笑的牛托天领着张铁砚走了进来，牛托天劈胸一把，抓住了一个灰衣老者的胸口，这个老者手里的筷子上夹着百香鸭子口中的舌头。

百香鸭是一种烤鸭，制作的时候需要先把鸭子身上的羽毛拔光，然后将活鸭放进烤炉，烤炉里面备有一个装满百香调料汁的铁桶，随着烤炉升温，鸭子酷热难耐，它就会去喝铁桶中的百香调料汁。

百香鸭烤成，鸭肉奇香，可是最美味的地方就是接触百香料汁最多的鸭舌。这百香鸭因为做工复杂，所以卖价不低，普通百姓哪有享用的机会？知道百香鸭鸭舌好吃的人更是寥寥。

这个灰衣老者第一筷子就直奔鸭舌，很显然，他不是个普通人。

面对牛托天的钢刀，灰衣老者吓得跪在地上，体似筛糠。他就是居庸关中最有名的大财主周半城啊。因为现在世道不宁，盗贼四起，他出门做生意只得穿了便装。没想到千算万算，却在一只百香鸭子面前露出了破绽。

牛托天满意地一拍张铁砚的肩膀，夸奖道：“张先生，你这鸭子计果然高明，刘伯温在世也不过如此啊！”

周半城被留在了山寨，等着他的家人拿银子前来赎自己。其他小商贩的银两货物被扣，还没等喽罗们将他们送下山，苦六却“噗通”一声，跪在了张铁砚的面前，他流泪央求道：“张先生，您帮我说一声，叫牛寨主把那袋半枝莲的种子还给我吧！”

张铁砚见苦六可怜，他转头对牛托天说道：“如果不是苦六写了个口字，我也想不到“吃东西”这个主意……再说药材种子非中药，留下无用，我看还是将种子还给苦六吧！”

牛托天不屑一顾地说道：“抓住了一个周半城，就是好几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我们还要他那袋不值钱的药材种子做甚，还给他吧！”

看着众人下山，张铁砚刚说了一句想回去，牛托天却把眼睛一瞪吼道：“回去？山寨中多么快活？只要张先生在乱石寨住上半年，赶你走，你恐怕都不想走了！”

张铁砚就这样被强留在了乱石寨。可是没过三天，监视张铁砚的两个小喽啰就气喘吁吁地跑到了牛托天面前，叫道：“大寨主，不好了，张铁砚，他跑了！”

牛托天一撇嘴，冷笑道：“乱石山之险，就险在山脚下的那片乱石阵，张铁砚没有认路的喽啰领着，他休想通过那片乱石阵！……”

乱石山下的乱石阵是一片天然的乱石，里面的道路曲折蜿蜒，好像迷宫一样，不知道进路，根本就转不出来，官军几次派兵征缴，就是吃亏在这片不辨东西的乱石之中。

几十名山贼到乱石阵中一找，果然把被困石阵的张铁砚抓了回来。看着垂头丧气的张铁砚，牛托天用雪亮的刀尖指着他的鼻子怪叫道：“下次再逃，我就砍掉你的双腿！……”

七天之后，又一伙在镇里住店的商贩被抓上了山来，牛托天照样学样，摆上了百香鸭，可是这几天之中，乱石寨用鸭子计辨出周半城的消息早已经传开，十几个商贩谁还敢动那个鸭子舌头呀。没有办法，牛托天只得满脸赔笑，又把张铁砚请到了前厅。

张铁砚来到前厅，他发现那个倒霉的苦六又被抓了回来。苦六肩膀上的褡裢里，鼓鼓囊囊地还塞着一包半枝莲的种子，褡裢里的银子，却已经被山贼们收走了。

张铁砚将这十几个商贩又从头看了一遍，他又一次失望地摇头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得故技重施，叫他们一个人再写上一个字。苦六懂规矩，他这次提笔写了一个七扭八歪的“衣”字。看着后面几个商贩写得乱七八糟的字。张铁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底下的人都不要写了，你们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吧！”

脱衣服是想干啥？商贩们听完都愣住。牛托天见这帮商贩们犹豫，他伸手拔出了鬼头刀，然后将冷森森的利刀一晃，威胁道：“脱，谁不脱衣服，我一刀砍死谁！”

张铁砚见十几个商贩都脱光了衣服，他一摆手又说道：“快点穿，谁先穿完，谁就可以下山了！”

七八个商贩将衣服齐刷刷地穿完。可是最后，却剩下3个把衣服穿得窝窝囊囊的商贩，牛托天晃着鬼头刀，一脸奸笑着走了过来，吓得这三个商贩急忙跪倒，连叫饶命。

这三个商贩都是多金的大富商，平日里养尊处优，穿衣服自有小丫鬟伺候，叫他们亲手一穿衣服，自然露出了马脚。

张铁砚果真是足智多谋，牛托天对着他一个劲地竖大拇指，这样的人才，有一万个都不嫌多啊！

三个多金的大商人被扣下当成了肉票，其余的小商贩一个个被蒙上眼睛，全都赶到了山下。

牛托天为了庆功，特意在中厅大摆宴席，张铁砚刚端起了酒杯，他忽然问道：“牛寨主，现在是几月？”

牛托天一翻眼睛说道：“现在正是四月啊！”

张铁砚听罢，脸色急变，手中的酒杯“啪”的一声落地，摔成了粉碎。张铁砚急步来到了中厅，俯身趴在了地上，他用手指沾了点口水，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粘起了几粒黑色的种子！

乱石山上有两位中医，经过他们的辨认，这黑色的籽粒竟是半枝莲的种子，半枝莲是一味中药——具有清热解毒，消痈治肿的功效。那个该死的苦六两次被抓上山，他扛上山的帆布口袋都做了手脚——袋底下竟开有小洞，随着他上山下山，袋中半枝莲的种子会源源不断地漏将出来……半枝莲俗名死不了，别看种子也就小米粒大小，它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，它不仅可以在土里，石缝中也可以扎根生长。

苦六一定是官军派上山的奸细，他几次上山下山，半枝莲的种子已经被撒满山路。

4月的天气，正是春雨霏霏，草籽发芽的季节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半枝莲的种子就会在石缝中生出幼苗来，春去夏来，半枝莲就会抽枝开花，官兵们要是按着半枝莲花朵的指引，

他们就能行出乱石阵，最后摸上乱石寨呀！张铁砚惊慌失措地叫道：“大寨主，您赶快想个办法吧！”

牛托天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，他怪叫道：“快去追上那个该死的苦六，见到苦六立刻将他乱刃分尸！”

十几名山贼骑马下山，两个时辰后，终于在渭水河畔追上了苦六，苦六一见山贼追来，他吓得大叫一声，丢下褡裢，纵身入水，逃之夭夭了！

苦六的褡裢底下果真漏有一个小洞，漏到最后，里面只剩下一小把半枝莲的种子了。落到石路上的半枝莲种子可以扫起来，可是落到石缝中的种子根本无法清除干净。牛托天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大家赶快想个办法，不然官兵攻上山来，我们的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！”

山贼们七嘴八舌，纷纷出着主意——有的说，等半枝莲从石缝里长出来，可以派专人去拔除半枝莲的幼苗。有的山贼说，干脆在石阵的迷路上全都撒上半枝莲种子，来个鱼目混珠，最后叫官兵弄不清，究竟哪条才是真正上山的正路。

前一个办法等于冒险，后一个办法还算可行。牛托天急忙派人下山去收购半枝莲的种子，可是回来的喽罗禀报，半枝莲虽然到处都有生长，可是因为它太普通了，它的种子根本没有人收集，也就是说有钱也买不到。

牛托天变脸比变戏法都快，他一把抓住了张铁砚的胳膊，用哀求的口吻说道：“张先生，本寨主待你不薄，你一定要替我想个办法！”

张铁砚为难地说道：“我也是没有招儿呀！”

牛托天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只要您帮我渡过了这场难关，我一定无条件地送您下山！”

张铁砚寻思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要说办法，我倒还真有一个！”

半枝莲的种子落入石缝，根本就取不出来，张铁砚却想在那些半枝莲种子上做文章。

牛托天把脑袋晃成了货郎鼓，说道：“苦六撒下的种子千千万，要想把那半枝莲的种子全部取出来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！”

张铁砚低声讲出了自己的办法——那就是用铁锅多烧几锅滚水，遇到石缝，就将滚水倒进去，借用滚水的热力，将石缝里面的半枝莲种子全部烫熟，烫熟的半枝莲种子自然就不能发芽开花，官兵的诡计也就不能得逞了！

牛托天一竖大拇指，连声说高。牛托天说干就干，当天下午，他手下的喽罗就支起了十几口大锅，干柴烈火，只烧得水汽腾腾。铁锅里的水被烧开后，山贼们便将沸水全部倒入了山路的石头缝当中。

牛托天为了保险，他命人将进山山路上所有的石缝全部烫了三遍。半枝莲的幼苗是甭想再长出来了。

牛托天说话还算话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命人将张铁砚送到了山下。一个月之后，牛托天还在睡梦中，就听乱石寨外一声炮响，竟是官兵攻山来了。

牛托天惊得穿着短裤跳了起来，他手提鬼头刀冲出屋子，虽然他指挥着手下的喽罗拼命守寨，可是官军人数众多，一个时辰后，乱石寨告破，官兵潮水般杀了进来，山贼们死得死，逃得逃，没死没逃的都成了官军的俘虏。

牛托天一身是血，负伤多处，最后被官军用牛筋绑了起来。

张铁砚和苦六跟在王统领的身后走进了乱石寨，看着张铁砚满脸春风的模样，牛托天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这张铁砚和苦六都是官军的人啊！

张铁砚和苦六合演了两场戏，他们把牛托天骗得团团转。张铁砚并不是什么相师，他真正的身份是州府的师爷。他早就看过牛托天的画像，故此看到牛托天，才有什么草头王的那一套奇谈怪论！

张铁砚逃跑下山，后来又辨出那4名富商，都是张铁砚取信牛托天的计策。

牛托天气得呼呼喘气，他冲着张铁砚怪叫道：“张铁砚，那半枝莲的种子都被烫杀，你

们是怎么摸上山来的？”

张铁砚走到牛托天身边，他低声说道：“半枝莲如果发芽开花，官军根据花朵的指引，确实可以摸上山来，可是我要是留在山寨，你还不一刀砍掉我的脑袋啊！……”

牛托天听完也愣住了，用沸水烫死半枝莲的种子，这竟是张铁砚的脱身之计啊！可是没有半枝莲的花朵当路标，官兵们是怎么摸上山来的呢？

张铁砚笑道：“石缝倒入沸水后，最少一个月之内也不会长草，哪条石路不长草，哪条就是直通乱石寨的正路，这可是傻子都能想明白的事情啊！”

牛托天这头“笨牛”被气得“哇”的一声，狂喷了一口鲜血，他翻了翻眼球，最后“噗通”一声，仰身倒在了地上，被活活地气死了！

扫雪兽

一、珍贵皮褙

明朝末年，盗贼四起，民不聊生。涿州因为处于陇西腹地，地势偏僻，纷扰的形势对这里的影响并不大。涿州城外的百松山盛产木材。百松山连绵百里，山中有两个林场。分别是袁振清的黑石崖林场，再有一个就是廖无寒的白头山林场。

两家林场比较起来，属廖家的林场稍大。但是廖家林场赤鳞松的质量却稍逊一筹。廖无寒早就对黑石崖林场垂涎三尺了。廖无寒几次托人找到袁振清，想要高价购买他的林场，可是却被袁振清一口回绝了。

黑石崖林场是袁家祖业，他怎么可能卖给廖无寒呢。

眼看着就要到腊月二十了，这天就是袁振清的五十岁寿辰。袁家提前十几天就开始准备，到了袁振清办寿的正日子，廖无寒却坐着马车，领着夫人柳氏早早地来到了黑石崖林场，给袁振清拜寿来了。

看着脑满肠肥的廖无寒，袁振清也是暗皱眉头，别看两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，可是背后却是貌合神离，心生齟齬。难道今天廖无寒借机登门，还是想买他的黑石崖林场吗？

廖无寒领着夫人柳氏走进了客厅。柳氏可是一位绝色的女子，最奇的就是她身上穿着一件银白色的皮褙，皮褙在屋内炭火的映耀下，发出了一片冰波雪浪般的光辉。真是柔比锦缎，亮若珠华。实在是太奢侈与名贵了。

柳氏身上穿的可是一件扫雪皮的皮褙。扫雪是一种生活在林区的珍稀动物，它的大名叫白鼬。外形似酷似小狐狸，为适应生存的环境，它的毛色会随季节而变化，夏季毛多灰褐，冬季毛色雪白。冬季扫雪的皮毛，那可是千金难求的珍品。

拜寿的宾客看得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最后发出了一片惊叹之声。

袁振清的媳妇桂夫人看着柳氏身穿的皮褙，两只眼睛里都是羡慕的神色。

袁振清低声一问柳氏身上穿的皮褙从何处得来，廖无寒呵呵笑道：“袁兄，你也可以给尊夫人做一件扫雪皮的皮褙呀！”

袁振清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扫雪皮太珍贵了，袁某可没有那么大的财力，叫廖兄见笑了！”

廖无寒将杯中的花雕酒一饮而尽，他摇头道：“谬矣，谬矣！”

这扫雪皮对别人来说可是千金难求，但对于袁振清却是探囊取物。黑石崖林场中，就有大量的扫雪兽出没。只要找个捕兽的高人，制作一件皮褙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银两。

廖无寒说的这位高人，就是百松山的老猎户仇九爷。

一场寿宴，觥筹交错，宾主尽欢。寿宴结束，桂夫人找到袁振清，她也想有一件扫雪皮的皮褙啊，袁振清为了讨老婆欢心，他只得来到了老猎户仇九爷的家。

仇九爷家住山洞，他生得獐头鼠目，尖尖的下巴底下，还长着一丛黄色的山羊胡子。仇九爷听完袁振清的要求，他把手一伸，市侩地说道：“一件皮褙，至少也得需要60张扫雪兽的兽皮，捕到一只扫雪兽20两银子，60只扫雪兽，给你打个折扣，就算你1000两吧！”

1000两银子都能买来5件紫貂皮的皮褙了。袁振清连说捕兽的价格太贵，最后两个人不欢而散，袁振清领着手下人，气呼呼地回到了黑石崖林场。

二、鼠害无穷

桂夫人一问袁振清情况，袁振清怒道：“仇九竟敢敲我的竹杠，我就不信黑石崖林场的护卫们捉不来扫雪兽！”

黑石崖林场可有20多名武功高强的护卫。众护卫听罢主人的吩咐，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都想好好地表现一把。

扫雪兽虽然生活在林区，但它们却多独居于石崖洞缝中，扫雪兽每年春末夏初交配，五六月产仔，每胎产仔4只~5只。扫雪兽十分机敏，它们行动灵活，冬天出外觅食时，尾巴拖在雪地上，一边行走，一边用尾巴扫除自己留在雪上的足迹，“扫雪兽”由此而得名。

林场侍卫们为了捕捉扫雪兽，他们最先采用的挖掘陷阱的方法。可是那扫雪兽反应太快了，它们往往一步踩落到了陷阱里，那拖在身后的大尾巴便会在陷阱边上猛地一搅，借力使力，它的身体就“嗖”的一声，从陷阱中反跳出来。

用捕兽夹子的办法也失败了。这扫雪兽体重不过3到4斤，身体灵活如鬼，偶尔有扫雪兽偷吃铁夹子上诱饵的时候，不小心弄翻了上面的机关，两片铁夹子还没等合严，扫雪兽早已经一个跟斗翻出了六尺远，然后一只箭似的逃之夭夭了。

侍卫们把失败的消息禀告了袁振清，袁振清一拍桌子怪叫道：“不管你们是用箭射，还是用药毒，一定要给我弄来扫雪兽的毛皮。”

扫雪兽只吃活蹦乱跳的山鼠，下了毒药的山鼠肉它们连嗅都不嗅。用箭射就更不用提了，发出的大箭都射到了扫雪兽的影子上。

众护卫折腾了半个月，连一只扫雪兽都没有抓住，袁振清最后也傻眼了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得硬着头皮，拿着1000两银票，找到仇九爷。仇九爷接过银票，他“嘿嘿”一笑道：“你叫手下多准备铁笼子，不出一个月，我就给你抓60只扫雪兽回来。”

仇九爷抓扫雪兽真有绝招，他豢养着一只凶猛的山狸，这只山狸会乘着扫雪兽出外觅食的时机，钻进扫雪兽的石洞中，将扫雪兽半大不大的崽子叼出来。

然后仇九爷就把扫雪兽的崽子关进铁笼里，再饿小扫雪兽三天，听到小扫雪兽发出的惨叫声，老扫雪兽就会不顾危险，叼着抓到的山鼠，跳进铁笼子里给小扫雪兽喂食。

躲在暗处的仇九爷一拉绳子，铁笼子门“咔嚓”一关，笼子里的老扫雪兽就成了他的俘虏。果然一个月后，60只扫雪兽被抓齐……经过3个皮匠的精雕细琢，一件精美绝伦的扫雪皮皮褌便被做了出来。

桂夫人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皮褌子，心中高兴，自不用提。转眼间，就到了开春，天雷惊蛰，万物复苏，潜伏在洞里的山鼠们也开始出来活动了。

山鼠们的天敌就是扫雪兽，黑石崖林场中的扫雪兽几乎都被抓绝了，这片林场就成了山鼠的天下。山鼠渴饮山泉，饿吃树籽，本不应该对林场造成多大的危害，可事实上并非如此——山鼠的口里长着两对非常发达的门齿，如果不经常啃食东西，不断生长的门齿便会刺穿它们嘴唇的。

山鼠为了磨短牙齿，只得去啃啮赤鳞松的树干，高有三丈的赤鳞松成树价值绝对在300两银子上，可是被山鼠在树身上啃出一个鼠洞，这棵松树就成了残材，便会连100两银子都不值了。如果这棵松树被山鼠啃出了十几个鼠洞，那么这棵赤鳞松就成了无用的废材了。

三、林场易手

袁振清得知黑石崖林场鼠患成灾的消息，想要再捉鼠补救已经晚了。诱骗袁振清制作扫雪皮皮褌竟是廖无寒的毒计，诺大的一片黑石崖林场价值十几万两白银，可是闹了这场鼠患后，恐怕这一山的木柴，都只能拉到炭场烧炭去了。

袁振清回到家里，便生了一场大病，正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，包藏祸心的廖无寒上门找他来了。袁府上下，无不对廖无寒恨得咬牙切齿，众人正想将廖无寒赶走，倒在床上的袁振清却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是叫他进来吧！”

廖无寒走进袁府，他先假惺惺地问了一下袁振清的病情，然后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张两万两的银票，说道：“袁兄，这是两万两的银票，你那个黑石崖林场还是买给我吧！”

两万两的银票也是钱啊，总比把山上的木材送到炭场要强，袁振清踌躇半晌，最后只得同意了廖无寒的要求，等袁振清签完了交接的字据，他“哇”地将一口鲜血，喷到了床头上。

黑石崖林场就这样姓了廖。可是廖无寒还没等高兴半个月，白头山林场的总管廖福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，他气喘吁吁地到：“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涿州只有三家木材行，这三家木材行都持有涿州府核发的行票，有了行票，贩卖木材，才属于合法买卖。白头山林场采收的木材也都必须交给这三家木材行，进行对外销售，如果他们私自采卖木材，就是违法行为。

廖福今天亲自押着十几辆装满木材的马车，到涿州木材行去送货，可是这三家木材行今年都易主了，袁振清用了不到五万两白银，将那三家木材行都买到了自己的名下。

廖无寒用皮褙之计赚得了袁振清的林场，谁曾想袁振清棋高一着，故意中计，他假装有病的时候，悄悄地来了一个暗度陈仓，将涿州三家木材行都变成了自己的买卖。

木材的价格是如木材行决定的，掌握了木材行，就等于袁振清掐死了廖无寒的脖子，廖无寒的林场如今只能仰人鼻息了。廖无寒叫道：“涿州城中那三家木材行可都是赚钱的买卖，他们的老板怎么会一起犯糊涂，将木材行都转手卖给袁振清呢？！”

廖家的总管哆嗦着嘴唇说道：“因为当今天子要翻修皇宫，涿州知府责令三家木材行要准备500株赤鳞松成材送到京城去！……”

如果袁家的林场不闹鼠灾，两家林场是可以完成那个任务的，可是鼠灾毁树，黑石崖林场满目疮痍，再想完成皇差，已经是不可能了！

涿州城中那三家木材行知道完不成任务，闹不好会被杀头，他们只得低价将木材行转卖给了袁家。

四、硕鼠误国

袁振清虽然完不成任务，可是他有那件扫雪皮的皮褙呀，他通过关系，将皮褙直接给涿州知府送了过去，涿州知府如实地上报了灾情，当今天子一句话，那500株赤鳞松的皇差就变成了200棵。

廖无寒在白头山林场砍下了200株赤鳞松给袁振清送了过去，然后他拿着那张两万两的银票，亲自来到袁府请罪，袁振清冷笑一声道：“廖兄叫手下人好好种树，我的木材行还等着贩卖你的上佳木材呢！”

廖无寒一头冷汗，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，袁振清一语双关地说道：“柳夫人那件扫雪皮的皮褙子可不错啊！”

廖无寒急忙告退，他回到家里，派人将柳氏那件皮褙子给袁振清送了过来。接着，袁振清更是使出了花样百出的敲诈和勒索手段，廖无寒只得将自己名下的林场做价3万两，便宜卖给了袁振清，然后领着一家老小，南下五羊城，最后不知所踪了。

桂夫人得到了柳夫人的皮褙子，她还没等把皮褙子捂热，州府大人手捧着皇帝的圣职，就来到了袁府。

西宫娘娘是当今天子最宠信的娘娘，涿州知府大人为了官运亨通，他将那件扫雪皮的皮褙就送给了西宫娘娘，西宫娘娘得到了那件皮褙子后，整天穿在身上显摆，其他的几个娘娘都看着眼热，她们一起找到当今天子，都想得到一件扫雪皮的皮褙子。

皇帝传旨，制作皮褛的任务就落到了涿州府府台大人的头上，州府大人不容分说，他就把制作三件扫雪皮褛的任务推给了袁振清。袁振清接完圣职，冷汗当时就流淌了下来，还得作3件扫雪皮的皮褛子，抓光百松山上的扫雪兽还差不多。可是袁振清一找仇九爷，仇九爷却无故失踪了！

如果完不成皇差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袁振清权衡再三，觉得完不成任务，脑袋必然不保，他当晚就收拾金银细软，将最后一件扫雪皮的皮褛摆放在中厅内，然后领着家眷连夜逃走了。

袁振清连夜逃走，自然成了州府通缉的要犯，袁家的产业，毫无疑问地都归了涿州知府。

扫雪兽出来，他后面的尾巴会扫去自己的足迹，廖无寒，袁振清还有涿州知府，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阴险，掩盖自己阴谋的手段，比之扫雪兽还要高明数倍。

仇九爷早就被涿州知府关到了大牢中。仇九爷被涿州知府放出来后，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将百松山上的大小扫雪兽全部捕光了。涿州知府将剩下的两件扫雪皮皮褛做成，他还没等将三件皮褛送到京城，清军便挥刀入关了……

如果把阴谋诡计当成钥匙，这把钥匙打开的将都是贪欲的锁头，一旦贪欲在人间泛滥，那可比满山啃树的山鼠还有破坏力呀。

涿州城外的林场，最后全部毁于鼠灾。紧接着，一个被硕鼠们毁掉的王朝也同样惨烈地结束了。

相琴抓贼

一、古琴秘密

黄草山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，山里的恶虎寨就是山贼雷一刀的地盘。雷一刀身高七尺，脸上都是一道道纠结的伤疤，特别是他那一双黄睛，射出的都是狼一般的凶光。

这天傍晚，雷一刀领着几百名手下，准备血洗郟县。可是他们刚摸进了郟县的县城，就发现一乘官轿在几十名官兵的保护下，正急色匆匆地行来。

官轿倒还罢了，就在官轿的旁边，还有一辆马车，马车上载着一个硕大的黑箱子，看那拉车健马汗流浹背的样子，很显然箱子里的东西份量不轻。雷一刀见猎心喜，怪吼一声，饿虎寨的贼兵就疯狂地扑了上去，开始了抢劫和杀人。

保护官轿的兵勇们一个个平日里扬武耀威，可是遇到了真杀实砍的山贼，他们立刻就变成了草鸡，当时就一哄而散了。雷一刀挥动鬼翼刀，一刀砍在那个黑木箱子上，就听“咔”的一声响，被砍掉了一角的黑箱子里，掉出了十几本线装的古书。

这黑箱子里装的不是银两，而是沉甸甸的古书。雷一刀正在气得七窍生烟的时候，就见那顶官轿轿帘一掀，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抱着一个长条形的东西，慌慌张张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，然后他撒开两条腿，简直比兔子跑得都快！

雷一刀当贼头这么多年，深知一个道理，那就是，一个人逃命的时候，还随身携带的东西，那绝对是非常值钱的宝贝。雷一刀领着十几个喽啰，高举着鬼翼刀便直追了下去。

那个逃跑的官员慌不择路，最后逃进了尚未打烊的古琴居，借着古琴居摇曳的灯光，雷一刀这才看清，这个逃跑的官员怀里抱着的竟是一个琴匣，那个官员一见再也无法逃跑，他便把怀里的琴匣子丢到了古琴居的琴柜上，然后抄起了柜台旁边的一根顶门杠，就开始了激烈的反抗。

一场大屠杀开始，最后以古琴居中遍地尸体结束。雷一刀匪性发作，他临走还一把大火烧了古琴居，古琴居琴柜上的三张古琴，连同琴匣子都被他抢到了山上。

三天之后，消息传来，雷一刀截杀的那位当官的，竟是当朝的御史刘勤。刘勤奉旨来到郟县一带，是铲除本地的贪官来了，雷一刀在古琴居中一阵砍杀，御史刘勤也死在了他的刀下，最后还被熊熊的大火烧成了焦炭。

郟县县令一听刘勤死亡的消息，惊得他“噗通”一声，坐到了椅子上。刘御史可是当朝重臣，被山贼雷一刀在郟县杀死，他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了。

郟县县令急忙把刘御史死亡的消息报告给了漳州府台，漳州牛府台其实早就得知，刘勤已经来到郟县的消息，可是他一听刘勤死于大火之中，那道令人揪心忐忑的圣旨已经化为了一片灰烬了，心里真是万分高兴，要知道牛府台本不是什么好官，他也怕刘勤此行，会依照秘旨，将他法办！

刘勤出京来到郟县，这一路行来，已经一月有余，老皇帝前不久在勤政殿批阅奏折的时候，突发中风，已经人事不醒，现在都是太子在管理朝政。

因为老皇帝传给刘勤的是秘旨，内容也只有刘勤和老皇帝知道，只要老皇帝一死，牛府台便可太平无事了。

牛府台领人急三火四地来到了郟县，他看罢那口盛放这刘御史焦尸的桐棺，立刻便将郟县县令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，然后叫道：“圣旨丢失，御史亡命，事关重大，你想要活命，目前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那就是找到丢失的圣旨，并抓到杀人的凶手！”

当朝御史在郟县的地盘上丢了性命，郟县县令的官帽子注定是戴不稳了，可是他为了活命，只得重新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开始调查刘御史死亡一案。

郟县县令经过调查，他终于弄明白了刘御史怀抱琴匣逃走，然后被雷一刀斩杀毙命的经过。牛府台得到禀告，他浑身一哆嗦，心中暗想：“难道圣旨还没被焚毁，就装在了琴匣当中？”

郟县县令最后说道：“牛大人，根据郟县百姓的回忆，雷一刀的手下放火烧掉古琴居后，他们确实是抱着三个古琴琴匣离开的！”

牛府台听郟县县令讲完了情况，气得他一拍桌子道：“剿灭饿虎寨，一定要把刘御史的那张古琴找回来！”

牛府台一道命令，当即调集了近千名的官兵，官兵们在前山佯攻饿虎寨，他则派了个心腹的手下，偷偷地来到饿虎寨后山，暗中找到雷一刀，牛府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准备用高价赎回那把可能藏有圣旨的古琴琴匣！

二、三个外行

牛府台派的人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，巨笠严严实实地遮住了这个秘使的多半张脸。可是他拿着银票，来到山寨内一瞧，不由得愣住了。想买那张干系重大的古琴的人，还有两个——这两个人一个黑纱蒙面，一个脸上抹着七色的油彩。

雷一刀盯着眼前这三位财神爷，他眼珠一转“嘿嘿”笑道：“你们等一等，等我分辨出哪个是刘御史的古琴和琴匣子，你们再掏银子也不迟！”

那三个想买古琴的人正要说话，就见几名荷刀带枪的喽啰押着吕道安，邱老二和屠户李三个人，从寨门走进了聚义大厅。

吕道安只是一个教书的先生，邱老二是个教书匠，而屠户李只是一个猪屠户，他们在郟县只是普通的草民，雷一刀将他们抓来做甚？

吕道安文文弱弱，他看着凶神恶煞的雷一刀，吓得“噗通”一声，瘫坐到了地上。

邱老二的胆子稍微大一些，他哆嗦着嘴唇说道：“雷寨主，您，您是不是绑错人了？”

雷一刀一拍桌子，他分别指着三个人的鼻子吼道：“郟县第一文士田晋文，琴师廖明远，还有调律师欧阳七，本大王怎么会抓错人呢！”

屠户李今天一大早去调律师欧阳七家去送猪肉，可是刚出门，便被雷一刀的手下给抓来了。屠户李高声叫道：“大王，您的手下确实是抓错人了，我是屠夫李，您想想，哪有一个善于调琴的音律师，会穿成我这个邋遢的样子？”

吕、邱两个人也纷纷表示自己不是田晋文和廖明远，雷一刀将三幅画像丢到了地下，恶吼道：“想哄骗本寨主，哪有那么容易？”

吕道安一看那三张画像，真是一个个欲哭无泪，这三张画像也不知道是哪个拙劣的画师画的，一点也不像田晋文、廖明远和欧阳七不说，倒是与他们三个人很像。

雷一刀一摆手，三张古琴连同琴匣子都被放在了地上，琴匣子里除了古琴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皇帝的秘旨。

雷一刀叫道：“你们三个人给我好好辨一辨，究竟哪张是刘御史的春花秋月琴？如果糊弄本寨主，我立刻送你们上西天！”

三张古琴一字排开，放到了地上，这三张古琴琴形并不同——一张是蕉叶琴，一张是仲尼琴，另外一张是伏羲琴。

古琴的琴形虽然可以细分为十多种，但是唐圆宋扁，一木七弦的规矩却大致不差。

别看吕道安是个教书先生，可是他对古琴，绝对是个门外汉。邱老二是个油漆匠，屠户李只懂得杀猪，他们对辨别古琴就更不懂了。三个人正在窃窃私语，商量着脱身之策的时候，

就听牛知府派来买琴的斗笠人从腰里摸出了五千两的银票，说道：“雷寨主，您不要再让他们辨琴了，这三张琴我全买下了！”

彩面人和蒙面人一听斗笠人买琴的话，他们可坐不住了，都纷纷掏出银票，争买这三张古琴。

三张古琴三家争，看得雷一刀心头也是狐疑四起，难道春月秋花古琴中，藏有什么绝世秘密吗，他一摆手骂道：“都给老子闭嘴，我倒要看看那张古琴中，藏有什么样的秘密！”

邱老二是个油漆匠，他虽然不懂得相琴，可是有一点他明白——那就是，想在古琴上藏东西，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将秘密藏到古琴的琴箱里。

想在古琴的琴箱里做文章，必须启开古琴的琴箱子才成，启开琴箱，藏好东西，为了掩饰藏东西的痕迹，琴箱外面一定是重新抹上了新的琴漆。邱老二干的是油漆匠，他对新漆旧漆的味道特别敏感，他用鼻子将三张琴嗅了一下，然后，他指着那张伏羲琴说道：“这张琴，就是刘御史的那把春花秋月！”

三、血染山寨

一名喽啰挥刀砍开了伏羲琴，可是这张琴的琴箱子里却空空如野，别说圣旨，连一个纸片都没有。

雷一刀气得怪叫一声，邱老二便被喽啰们推了出去“咔嚓”一声，砍了脑袋，看着行刑的喽啰提着带血的大刀回来。吕道安吓得差点背过气去。

屠户李整日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还是有些胆量的，看着剩下的两张古琴，他忽然灵机一动说道：“我在杀猪的时候，为了判断生猪出肉的多少，我都会在猪的脊背上拍一拍！”

巴掌拍到猪身上，凡是声音透亮的猪，说明猪的肚子里有油水，出精肉必多，而回声低暗的，说明猪的肚子里没油水，出精肉则少。同样的道理，一张古琴的琴箱子里要是藏了东西，用巴掌拍在上面，回音必定和正常的琴箱不同！

屠户李用拍击法，最后断定那张蕉叶琴为刘御史的春花秋月琴。

喽啰们砍开蕉叶琴后，屠户李惊讶得“咕咚”一声，跌坐在了地上，这张琴之所以回音怪异，完全是因为这几天草黄山天气阴沉，水汽浓重，致使琴箱返潮的缘故。

判断失误的屠户李也被推到了外面，成了刀下之鬼。不用想，剩下的那张古琴，一定是春花秋月了！

牛知府派来的斗笠人反映最快，他将一叠银票全拍在了雷一刀的桌子上，然后身形电闪，冲到了大厅的中间，他一把便将第三张仲尼式的古琴抢到了手里。

厅中等着高价买琴的彩面人和蒙面人一见古琴被抢，他们纷纷放下银票，然后冲上前来，并和那个斗笠人斗到了一起。

喽啰们正要抽刀拉架，可是却被雷一刀制止了。厅中的三个人武功高强，都不是善良之辈，还是先让他们狗咬狗吧。激战进行了半柱香的时间，就见那个蒙面人发出一声苍鹰般的利啸，他两手如鹰爪，从天而降，抓向了斗笠人怀里抱着的那张古琴。

古琴被蒙面人的利爪抓中，就听“咯咯”几声，古琴碎成了一地的木屑，就在木屑纷落中，一个锦缎的小包“噗通”一声，掉在了地上。

那个斗笠人武功最高，他奋起霹雳掌法的绝技，将其他两个人击倒，可是他胸口也被那个彩面人用五雷拳法击中了。

斗笠人虽然连连吐血，可是那个小包袱却被他抢到了手里，他打开包袱一看，却惊呆了，里面只是一本去年的黄历而已。

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个夺书人，雷一刀一边数着手里的银票，一边呵呵笑道：“这本黄历，就卖给你们了！”